



飞檐走壁者

涧 鹤 著

飞檐走壁者

洞 鹤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八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15.4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0册

ISBN 7—5363—0429—3/I·103 定价：2.45元

内 容 简 介

《飞檐走壁者》

世上真有飞檐走壁者吗？这是历史传说还是现实？这篇曾引起中国武术界、文学界巨大反响的传奇故事，以其精采的纪实手法，真实地再现当代武术大师爱与恨、情和仇、欢和悲的非凡生涯。

《飞天鹰出山》

续述飞檐走壁大师飞天鹰，匿藏深山三十余载，苦修武艺，终达登峰造极之境，于八十年代再次出山献技的曲折、惊险故事。

《神剑镇法卡》

某年春天，一个风高月夜的凌晨，法卡山顷刻失陷于三十多个“鬼影”手中，我前线驻军反攻又连连失利，司令部也被越特安上窃听器。于是，威镇边关、身怀绝技的我神剑侦察队奉命出击……

《喋血漓江畔》

桂林发生特大银行抢劫案，震惊广西，震惊国家公安部！凶手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具有高超的反侦破手段，公安刑警队艰难追踪三年悬案，处处被动，最后法卡山侦察英雄出现，引出一个令人难以预料的结局。欲知案情内幕，请详读该作。

目 录

飞檐走壁者.....	(1)
飞天鹰出山.....	(19)
神剑镇法卡.....	(62)
喋血漓江畔.....	(135)

飞檐走壁者

—

提起飞檐走壁者，恐怕许多人会联想到古代武侠小说的描绘和当今电影飞身的特技镜头。然而，谁要是这样一问：

“当今有人真的见过飞檐走壁者吗？”我看，能敢于理直气壮回答“有”的人是不多的。

为什么？

如果真有飞檐走壁者，解放以来全国各地举行那么多武术比赛、气功表演，为什么没有一次飞檐走壁的表演呢？

世界跳得最高的人，我国的朱建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才跳过二米三七高度。倘若真有飞檐走壁者，真的有一跃就是三、四丈高，在瓦背上行走没有半点响声的人，为何不出师献技驰骋体坛，为国争光呢？一句话，飞檐走壁是不存在的，是无稽之谈而已！

然而，今年三月底，我在桂北山区采访时，一个偶然的机遇遇到了一位精通飞檐走壁功夫的民间武术大师。经过邂逅后的一番亲切交谈，方知他是我舅公生前的义弟，他的飞身表演，真使我目瞪口呆。从此，我为自己对飞檐走壁功夫持怀疑态度和自己身为武林志士而不懂有否飞檐走壁者而深

感惭愧，内疚！

飞檐走壁，在武林中称之为轻功，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枚闪光的瑰宝，也是我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劳动智慧的结晶。由于轻功难以练得成功，而当今练成轻功的人，又多不愿随便抛头露面，致使大家就象在十年动乱中怀疑和否定气的存在一样，认定飞檐走壁者是决然没有的，这当然不奇怪。诚然，当今的飞檐走壁者，已为数不多了。笔者殷切期望能通过此文作为招聘广告的性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鼓动遁迹绿林、隐身民间的飞檐走壁者登场献技、传人授徒，使我国这一武术瑰宝发扬光大。

二

话从今年三月底说起。我在湘、桂交界的桂北越城岭山区采访，有一天来到了以武功扬名两省（区）边界乡镇的皈仁山生产队住宿，晚上我在娱乐场所摆开了龙门阵，正谈得津津有味，一个叫蒙凯军的小伙子忽然对我说：“黄记者，你摇笔杆子的功夫，我们这地方的人没有不佩服的，你的大名也在报刊上见过。不过，如果能见识一下你的武术功夫，我们就更佩服了。”另一个叫罗翠莲的姑娘也对我说：“是啊，今年春节我们参加全县武术比赛，亲眼见到你坐在记分台上当总裁判，破例把我们的成绩降低一等，从冠军拖下来当亚军，想你的武功一定不错。”一个中年武师石雄，忙出面解释道：“小黄你莫见怪，他们这是尊敬你，只想看看你的武艺而已，决无恶意。看来，你今天走了那么远的路，只

好下次再表演了。”

我笑着说：“既然承蒙各位夸赞，我怎能扫大家的兴呢？如果哪位愿意当个助手，就请他尽管向我拳打脚踢，我只招架，决不还手。”

想不到这句话却触怒了不少人的自尊心，他们纷纷推选蒙凯军和罗翠莲出面与我交锋，显然，这两人肯定是这里的高徒了。交手后，他们各自斗了我十来分钟，继而又合伙斗我几分钟。我不慌不忙地变换武术招架功，一会是鹰爪拳、猴拳、醉拳，一会也来几路地趟功，似败非败，力尽戏弄之能事。搞得两位当地武功高徒气喘吁吁，汗流浹背，而我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安然自如。石雄见他这两位高徒远不是我的对手，便过来拱手作揖道：“小黄真是武林好手，功夫非凡，愿意领教几手。”

我忙抱拳回礼道：“不敢，不敢。如有失礼之处，请师傅多加包涵；交手时，也请师傅手下留情，多多承让！”

“不客气，请！”

“请！”

石雄毕竟是个当地有名武功师傅，进攻时他施展的潭腿、南拳、达摩拳，招招凌厉，拳拳凶猛。一招一式，堪称武术一绝，真是咄咄逼人，虎虎生风。倘在一般人眼里，必然胆颤心寒，望而生畏。但他的进击毕竟也有破绽，因我有言在先，只招架，不还手，故不便以四两破千斤的柔术败他之刚劲。再者他是本地的地头蛇，有了一定年纪的汉子，故我决意不损他的面子。当我们斗了十多分钟后，我便施展武当派的内家柔术，放松全身，卖个破绽，让石雄朝我胸口狠狠击来一拳。我一收身，借势来个后翻腾假装立足不稳的样子，摇晃几下就双手抱拳作揖道：“石雄师傅手下留情，小

徒我甘拜下风！”

这时，围观人群中，一个年逾八旬的鹤发童颜公佬，叫了一声：“好！绵里针的徒弟！”

我侧头一瞥，公佬已挤出人群溜了。石雄也很清楚我是在让他，便也借机扶我道：“小黄你太谦虚了，若不是蒙你承让，几个我也不是你的对手。走，到我家喝两杯酒去。今晚的事，就喊做不打不相识！”我再三推辞不了，只得跟他走去。半路上，他见前后的人相离很远时，就悄悄对我说：

“你的内功真是练到了家，我那一拳打击，就象砸在棉絮上一样松软！”我笑而谦和地说：“过奖、过奖！”

三

学打武的人，都有早起练功的习惯，我也是这样，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锻炼了。因昨晚在石雄家多喝了两杯，早上本不打算起来练武了，但一想到昔日武功不深，又不自我原谅，于是，五点过一刻，我就翻身起床外出练功。

当我在村外山林里练完一轮朱砂掌内功时，忽听到离我不远对面山那边传来响动声。凭我灵敏的耳目判断，一定是哪个武术师在练功。我悄悄过去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在那边的松林中，有一位老人在舞弄拳术。这里是环境幽雅、僻静的地方，犹如一片世外仙境。我靠近到离老人约一百步远时，只见他运气挥拳，猛朝十多步外的大松树发劲，只听“卡嚓”一声响，一节碗口粗的松枝，竟被他那股在十步外发出的气劲推断了。我惊得目瞪口呆，不觉失声叫道：“好

功夫！”

霎时，老人双脚一蹬“嗖”地一声，纵身窜上两丈高的松枝上隐身。我先是一惊：“莫非老人真有飞檐走壁的功夫？”

就在我定神之际，树上突然飞来三颗松果，分上、中、下三路朝我击来，我马上明白这是那位树上的老人在捉弄、试探我。我立即施展一个“飞蛾扑火”之式，跃出了击射范围，接着又是就地十八滚，再来一个“鲤鱼打挺”跃起。哪晓得，我刚站稳，又飞来两颗松果，这回是分左、右击来的。松果直射我的两条大腿，我刚收左腿回避左路的松果时，不料老人要的是绝技，两颗松果飞近时，右路那后抛的一颗松果突然超越了左路先抛的那颗松果，等我收左脚避先抛来的松果时，恰恰被右路那后来居前的松果击中右腿。被击中的穴位，虽不会致内伤，却也使我好一阵麻痛。我心里暗暗骂道：“这老家伙真缺德！自恃武艺高强，动辄就出手伤人，哪里有一点武术师的品质和道德！”

接着，老人从树上飞身跃下，哗！真是名副其实的罕见轻功者。他双脚落地时，竟没有一丝响声。我由恼怒变成了敬佩。他几个箭步就向我走了过来，立即躬身给我解开了穴道，我的右腿顿觉舒适多了。他歉意地说道：“实在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你刚才一定在暗暗骂我，不讲武德，缺少教养，是不是？”

“既知如此，何必方才。”我这样想着，但嘴巴却说：“哪里，哪里。老师傅你真是一个当今少有的飞檐走壁者啊！”

老人微微笑道：“过誉，过誉！我倒很佩服你那武当派的柔术，不晓得谁传给你的，那贵大师何许人氏，能否相

告？”

我说：“师傅就是我那已故的舅公，他年青时上过武当山当道士，由于为人义气，好打抱不平，触犯了道规，被赶出山门。后来，他就走江湖，奔绿林，行侠仗义，除暴安民，直到抗日战争参加八路军后，才真正走上了光明大道。他在武林中享有的外号是绵……。”

“绵里针？！”老人吃惊地瞪大了两眼。

我也很奇怪地问：“你怎么晓得？莫非你就是我舅公提过的飞天鹰？”

老人兴奋地说：“正是，正是。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认不得自家人，如此看来，你也得喊我做舅公才对，因为当年我和你舅公是结拜兄弟，他大我三岁，我喊他做师兄。”

听了老人的话，我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但我还想再见识一下他的飞天功夫，就故意出言不逊，激将他：“是啊，我应该喊你做舅公。不过，我舅公生前曾提到过你的轻功很了不起，不知舅公肯不肯在甥孙面前露两手。”

老人显得有些不高兴地说：“既然如此，舅公只好奉陪甥孙交上几手了。”说着他从身后抽出一把祖传龙泉剑，递给我道：“武当剑术，名扬四海，你不妨用它来斗我一阵。我也同你昨晚下的保证一样，只招架，不还手。”

“你……？”我猛然省悟，原来他就是昨晚在人群中叫好的老人，怪不得……。我先试一下剑锋的利度如何后，便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丝，放在剑锋上，哈了一口气轻轻一吹，这根头发丝在剑锋上断了两节，嗯，是一把宝剑。我朝老人点点头，一个“白鹤亮翅”拉开了架式，说道：“舅公承让，甥孙无礼取闹了，请多多指教！”

“不客气，请上！”

我二话不说，探剑发招，先来“腾云驾雾”，接着“轰雷泼雨”、“电照长空”，变换莫测，古怪刁钻地直取老人的心窝。他一边侧闪，一边叫好。我见此绝招占不了老人的便宜，急退“金鸡独立”，眼观六路，耳闻八方，寻机再斗。我见老人好似不把我放在眼里，于是我便“跃马扬鞭”，“断江拦海”，紧步后尘是“蛟龙入海”，“龙宫夺宝”，直取他的下络。老人大声一叫：“妙！”顿时施展轻功，一个“旱地拔葱”，腾空飞旋，直上青云。我抬头一看，竟不见了他的身影。我惊奇地四下张望，不料老人头朝下，脚朝上，倒立在我的左肩上，我竟一点也不知道。噢，倘若允许他还击的话，我的脑袋早已搬了家！绝招！绝招！

我立即跪下给老人作揖道：“舅公不愧是扬名武林的飞天鹰，愚甥孙服输了。”老人连忙扶起我说：“你那几招武当剑术绝技，也确实厉害，只要加紧熟练，不久也会传神、化境的。”

我说：“可惜舅公冤死太早，他平生的武当绝招，只惜予了我十分之一，因为那时我还小，他怕我过早学多了绝技会去惹祸招灾，好勇斗狠，所以连轻功也是临死前才透出点风声，我就瞎摸索着试练了两、三年轻功，结果也只能跃到二米高就到顶了。”

“你舅公是如何冤死的？”

“‘史无前例’开始不久，有人叫我舅公参加造反派行列，我舅公不肯出卖灵魂，就被他们当作叛徒、特务害死了。舅公，这些年你就生活在此，为什么不到县里找我们？”

“我也是文革初期逃到这里来的，在那混乱年代，如果

不隐居深山，恐怕我也是凶多吉少。”飞天鹰望了望天，又说：“时候不早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回家细谈。”

“好。”我跟着飞天鹰走回去。尽管我是从皈仁山生产队的住户里早起出来练功的，但觉得机不可失，一旦不去看看他的住处，日后很可能难以找到他，那么今天的所见所闻又会让别人当作无稽之谈嘲笑的。

去他家的道路也真的难走，少不了有几里远，那路上都是坑坑洼洼，一窝水、一窝泥，弄得我不断地打趔趄，腿脚都沾满了污泥。来到了山坳里的一座单家独户的木楼前，飞天鹰对我说：“寒舍到了。”说着，他从楼下的柴草堆里，收拢一把松枝枯草，点燃气，手持火把走到楼梯口前，回头对我说：“甥孙你等一下，我的楼梯在楼上。”他话音刚落，施展轻功，纵身一窜，跃上了一丈高的木楼上。他并不急于去搬楼梯，而是往下望着我说：“噢，我的楼梯坏了，找根绳子拉你上来行不行？”

“不用费神了。”我见他那神色，心里很清楚他是要考查我的纵跳功夫。我把外衣往柴堆上一扔，向前跨几步，施展过去摸索的纵跳术，双脚使劲向上一蹬，两手往楼上的木板一反握，一个“鹞子翻身”也上了楼。

他点点头说：“基本功还可以，也免得我去找绳子了。”说罢，他又往楼下一跳，双脚落地不但没有一点响声，连他手中握的火把也没有一点晃动。他把我扔下的那件外衣拾起，又施展轻功窜上楼来，然后招呼我一道进火炉房。

他在三脚灶坑里点燃了柴火，招呼我道：“小黄，过来烘烘鞋袜。”

“舅公，你怎么晓得我姓黄？”

“我不但晓得你姓黄，还了解你经常用外名‘洞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你不是去年才从大学毕业分配回本县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工作么？”

“怪哉，你从哪里打听得那么细的情况？”

“我有千里眼，顺风耳呀，哈哈！”他笑着又说：“你不必多问，该讲的就讲，该答的就答。来，先过来烘干鞋袜。”

我也说：“你也快烘烘吧，上了年纪的人，容易着凉，感冒。”

“我的鞋袜没有湿，”说着，他抬起双脚让我看。真的，他除了布鞋底沾有点水痕外，鞋袜、裤子没有点泥和水的痕迹。不言而喻，他一路上是施展轻功行走的，泥、水根本沾不上他的鞋面。

交谈中，他不断夸我文武双全，武德高尚。象昨晚同石雄交手比试武艺，明明可以制服对方于惨败之地，却反胜为败，礼让三分。尤其是比武之前还受他们挑逗、戏弄，却不好勇斗狠，能忍辱负重，实属难能可贵。正当我要向他请教武艺时，天色已大亮。他就催我先回皈仁山生产队告辞住户，再回来他家住上几夜。

四

在皈仁山生产队吃过早饭，我就辞别了住户，直奔飞天鹰的家。因他有言在先，不得对任何人张扬他会轻功、武艺的秘密，我也不多问为什么，照此办就是了。

来到他屋边，我见他正在楼下劈柴。那一栋栋的大腿般粗的松木、杂木，被他以掌代斧，一掌一下，把那一栋栋木墩从上到下劈为两片。清晨与他照面时，由于光线暗淡，加之我也不大留心，故一直没细看他的面目。现在一照面，我总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不然怎么这样面熟呢？

望着他那中等的身材，清癯的面庞，灼人的目光，我不禁问道：“舅公，我以前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他微微一笑说：“是么？都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十多年，山不动水动，不足为奇。你昨晚不就见到过我吗？”

“不，在很多年前，我好象还同你说过话，具体什么时间，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莫想了，反正已经消逝的岁月，想它也想不回来的。来，要两手我看看。”显然他是在转移话题，我也不好追问。

“班门弄斧，岂敢，岂敢！”我嘴虽这样讲，心里还是想在他面前露一手的，使他更了解我这个才二十几岁的人，就已具备如此了不得的武功，再练几十年，更不得了。我装着毫无意思地从他那柴堆边拾起一根约五、六寸围粗的竹筒，运劲于手中一捏，“叭”地一声响，竹筒破成数片。我笑笑说：“舅公，这竹子也太脆软了！”

飞天鹰含笑点头道：“是的，是的。”他也从地上拾起一颗鸡蛋般大的石头，放在手心运劲一揉，说：“这石头都那么脆软，何况竹子？”他手指一张，我吃了一惊，石头在他手中竟被揉成了粉末。

我为了全面见识一下飞天鹰的功夫，又对他说：“舅公，假若有人趁你不注意，从背面暗算你时，如何防避呢？”

“脑后虽然没长眼睛，但两边有耳朵，平时就要学会辨

别四方的响声。现在我转过背去不看，你随使用一种暗器，向我任何部位进攻都行。”

“那我试试。”我从挎包里摸出一只随身带的流星握在手中，见他正躬身在折弄两根筷子般细长的树枝，我顿觉机不可失。本想用流星一砸他的后脑壳，但为了防备万一怕闹出事故找麻烦，我便改变攻击目标为他的右肩膀。我狠狠使劲一抛，流星急似火箭，一般人是难以躲闪的，而他却一动不动，安如泰山。我不禁叫了一声：“糟糕！”

谁知飞天鹰待流星飞近身时，突然回手用两根树枝一夹，把流星牢牢地夹在两根树枝中间，嘴上还称道：“好，有劲！”

我见他的功夫如此精深、化境，心里实在佩服。接着，他又抓起一条长板凳挥舞，叫我用两桶水来泼他。我使劲把两桶水朝他泼完。他放下板凳让我去检查他的身上，居然找不到一滴水痕。

接着他又招呼我说：“我们试两段功夫。”

“两人比武？我哪是你的对手！”我不得心虚胆寒起来。

“莫慌，我们不交手比试，而是交口比试一下。”

噢，真是新鲜事，比武不交手而交口，真是闻所未闻。我点头道：“好嘛。”

飞天鹰略一思索，便问：“如果我向你施展‘玉女穿梭’进攻，你如何防？”

“我以‘蛇形分手’后，用‘连环击腿’六招路反击你。”

“我用‘白鹤亮翅’引退，以‘金钢捣碓’反击呢？”

“我‘封门闭户’，回击你是‘斜棍虎腿’。”

“我‘翻江倒海’，又进招‘黑虎掏心掌’。”

“我，我，我就顺势地趟，继而以‘倒踢金香炉’回击。”

“我‘腾空倒翻’，退守‘金鸡独立’。”

“我‘鲤鱼打挺’，飞步进招以‘燕子钻云’后，‘猿猴偷桃’。”

“错了，错了！你应该守以‘盖步沉桥’，攻以‘凌空飞腿’才对。”

“那不一定吧？”

“不信？那就小心你的‘曲池穴’。来，我们就用这个招式比试一下吧。”

说着，大家都站好了姿势。我以“燕子钻云”、“猿猴偷桃”，连发进招直扑打他的面门。他头一晃，并拢两指急出招点中了我的“曲池穴”，我马上感到手臂酸麻失灵，弹动不得。

飞天鹰笑着上来给我解开了穴道，说：“我‘金鸡独立’的目的就是制造假象，迷惑对手，让对手来钻我的陷阱，所以你上当了。”

我只得承认，因为自己不但不会点穴功夫，而且还认为这是骗人的把戏。看来，还得拜飞天鹰为师，苦学轻功和点穴功。

他说：“点穴功不难学会，有一、两年时间足矣。而学好飞檐走壁之轻功，恐就不那么容易了。武林中有句俗语，‘成人练轻功，多半不成功’。但你已有了如此扎实的基础，我看是可以练成轻功的。但非得苦练七、八年，多达十几年才能成功，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舅公，象你这样年纪，如今还能飞得多高？”

“如今老了，能跳上两丈高已登顶了，如果倒退二十年

的话，我跳它两丈四、五高，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哗！这就是说，你过去能跳八九米高，现在还能跳六、七米高？！真了不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从童年开始，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才能成功的。要想学轻功，就得不怕苦，苦是基础，巧是捷径。”

“此话怎讲？”

“就是说，学轻功，除了要刻苦硬练外，还要懂得太极拳放术的秘诀，否则学了半辈子也跳不到二丈高。我当年还没学完师傅的真传要领，不然还会象我那师兄马振山一样，跳上三丈高是没问题的。好，屋里细谈。”

五

大凡武林大师在向弟子传授武艺之前，都是先讲武德意义。飞天鹰也如此，在他打算把毕生的武艺精华尽传于我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先作了一番武德教育。

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比飞天鹰大五岁的师兄马振山原是孤儿，到处流浪。在一个冬天里，连冻带饿，躺在路上爬不起来，幸亏师傅寂昌和尚路过这里救活了他，把他带到五台山削发为僧，研习武艺。转眼又过十多年，马振山已是二十三、四岁的人了，武艺日渐精湛。尤其飞檐走壁的轻功，更是娴熟，常常肋下挟着一个四、五十斤重的油罐，飞身上梁为离地有二丈高的长明灯添油。有一天，五台山下来了十多个村民代表，报告寂昌大师说，附近村庄常常出现蒙面大